

鸟踏庭花露滴琴

□文/图 迟玉红



花事

捻一缕蔷薇的花香，在落花深处，轻轻地敲开时光的门扉，这时，能打动他人的，舍我其谁？

你的所在，便是我心之所向的远方。于熙攘如潮的人群深处，于如烟似雾的岁月长河里。我常常思索：人生漫漫，究竟谁是谁眼中的风景？是你点缀了我的生命画卷，还是我成了你记忆中的一抹亮色？直到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我才惊觉，哪怕是破土而出的嫩芽、随风摇曳的青草，抑或是墙角悄然绽放的苔花，都能成为这世间最动人的景致。

元宵节的红灯笼高高悬起，春天仿佛还在远方。然而，在某一抬头的刹那，我望见那洒满阳光的窗棂上，几枝蔷薇嫩芽正怯生生地攀爬。那一抹新绿，带着蓬勃的生命力。这一刻，我恍然惊觉，原来春天早已迈着轻盈的脚步，悄然来到我们身旁。悄悄地来到我们身边的还有烟花三月、芳菲四月。转眼到了五月，翡翠帘帘近琳琅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

每次走进始建于北魏初期的青州东门大街，仿佛踏进了一个时空隧道。这里有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有闹市，更有遗韵深厚的文化。倒垂的爬山虎攀附在岁月斑驳的墙头上，委婉地诉说着这里的文化繁盛；光滑的青石板上，隐隐约约传来“哒哒”的马蹄声；眼前仿佛浮现出衣袂飘飘的赶考书生，你来我往、摩肩接踵的身影；亦或是从贡院飘来一缕缕墨香，书院里朗朗的读书声萦绕耳畔；衙署、寺庙、名人府邸、老字号，从经济到军事，再到书院重重檐角的叠影；钱局、后司、南营街、北营街、卫里巷、楼里巷、冯宅巷等街巷门口威武的狮子门墩、雕刻着兽身的拴马石；还有凝翠楼、东岳庙、冯府等著名建筑，仿佛繁华重现。在人影交错的大街上，我是一个穿越时空的看客，静静欣赏着这历史的画卷。

小巷在闹市里安静得像一处桃花源，我循着蔷薇的花香走进卫里巷。这里很静，蜿蜒狭窄，像一座孤岛伫立在那里，只有几声鸟鸣。我走了进去，最里面是一户紧闭门扉的小院，越过墙头的蔷薇花蕾初绽。一位70多岁的老人坐在木门前，非常友好地告诉我，按原路返回，走到铺着红砖的巷子，方能出去。他和善的面容，如春风润心。

我按照他的指引走到铺着红砖的十字巷口，循着花香转身往西而行。一户朝南

的大木门紧闭着，樱桃如繁星缀在枝头，粉色的蔷薇花散发出馨香。我记得有人说过卫里巷有一位百岁老人是状元的后代，我想是不是清代嘉庆十九年甲戌科武状元丁殿祥的后代呢？一位老人迎面走来，我特意询问他。老人面带微笑，以为我是问路的，他“啊啊”地朝我双手比划着指了指巷口。此刻，我的心里又暖了起来，因为这位耄耋老人的微笑，如同老宅院墙上那朵最艳的蔷薇花，美得令人心醉，正所谓“何人解赏倾城态，一笑春风与万金”。

出了卫里巷，沿着青石板街往东前行不到100米处是贡院。粉色的蔷薇从墙上倾泻而下，微风轻拂，如水晶帘动。唐朝诗人高骈曾写道“满架蔷薇一院香”，而此处的蔷薇花香，又何止弥漫一院？每一块青石板，每一条街巷，都浸润在这醉人的花香之中。

我不禁遐想，当年的考生辞别家人，踏上赶考之路，想必也是踏着这蔷薇花香，来到贡院，追逐自己的梦想。他们中或是有忠义状元普颜不花、孝义状元张唐卿、三元状元王曾、青州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苏德祥、明代第一状元马愉、国家一级文物状元卷的作者赵秉忠、“学徒状元”洪钧、青州历史上第一位武状元丁殿祥，亦或是72岁高龄仍笔耕不辍的蒲松龄？他们曾在这里留下怎样的足迹，又有着怎样的故事？

想象中，他们相拥而来的脚步声惊起漫天落花，衣袂上也沾染了花瓣的芬芳。不然，“羲之砚”上怎会缀有一朵娇艳的落花，引得文人墨客写下“午梦抛书日正迟，吟怀难遣迥相思。等闲不忍春归去，故惹香红落砚池”的诗句？又怎会有黄士陵“蜂弹窗纸尘侵砚，鸟踏庭花露滴琴”这般雅致的对联？长椅上那片花瓣，不正是岁月留下的诗意印记吗？

海岱书院里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如灵动的音符，从门缝中流淌出来。满墙的蔷薇在这笑声的滋养下，一朵接一朵地绽放，它们自在轻盈，散发着迷人的香气。我沉醉在这花香四溢的世界里，将眼前的一幅幅美景，小心地剪辑成记忆中最珍贵的画面。

执笔的姿势

□崔志亮

高考的浪潮方才退去，中考又已接踵而至。年复一年，年年相似。从教已36个春秋的我，监考工作几乎未曾缺席。今年中考铃声再次响起，我将依然坚守于考场，然而内心却悄悄飘过一缕去年所见带来的隐忧。

去年的考点设于熟悉的校园之中，我所监考的第56考场，满员30人的座位，却空出了4个位置。我们两位监考老师一前一后，一坐一立，目光交织成无形的网。眼前这些尚带稚气的少年们，格外可爱——尤其想到新学期其中许多人或将成为我的学生，心便不由地柔软了几分：我悄悄帮考生拾起掉地的橡皮，轻轻为考生挪正水杯的位置，检查准考证时仔细比对，又适时用和缓的语调提醒着时间进度，盼着能消解些许弥漫的紧张。

然而，当26位考生齐齐提笔作答时，我不由得暗自一惊：握笔姿势合乎规范的仅有寥寥4人。我观察着，笔尖划过纸面的速度并不慢，只是刷刷声里，卷面大多显出潦草凌乱，更有七八份字迹简直不堪入目。

我低声询问一位用左手书写的女生，她坦然道：“从小就是左撇子，老师和爸妈都试过纠正，可改不了。”她书写熟练，卷面清晰整齐，只是字形稍显异样。当今多元包容的时代，奇迹自然可以发生；然而环顾考场，竟有8人之多执笔姿势扭曲得极严重，卷面如被风吹乱了的草，使人不忍细看——想必亦会扰乱阅卷者的心绪。

我不禁回忆起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张秀兰。她反复叮咛，右手须以拇指与食指捏住笔杆，中指抵于下方，无名指和小指则轻轻托住作支撑。直至今日，我依然保持着这般姿势，这早已融入骨血的功夫，让我受益终生。纵然今人不再刀刻甲骨、软笔挥毫，键盘代替了纸笔，但硬笔书写仍不该被放逐于基础素养之外——尤其求学阶段，那端正的执笔姿态，当是个人修养的重要基石，如同为灵魂打下的地基。然而这基础，如今却似被遗忘在角落里蒙尘了。

目光再扫过全场，另一幕景象更令我心沉：整个考场里只有8位学生未戴眼镜。近视率如此之高，恐怕是近些年才有的现象。我亲眼所见，不少孩子小学时鼻梁上架起了眼镜。我见过太多父母为了片刻清静，便塞给孩子一部手机。孩子低头捧着这方寸屏幕，专注得悄无声息——那冰冷的亮光映着小脸，他们不哭也不闹，大人终于可以安心闲谈。可这“安心”的代价何其沉重！每每想到此，我心中便如压着块石头。是否我们不知不觉间，放任了某些珍贵东西的悄然滑落？

终于到了收卷时刻，考生鱼贯而出。我低头整理那些尚带余温的试卷，眼前却晃动着那些扭曲执笔的手、镜片后疲惫的眼睛，还有纸上那些仓促潦草的字迹。窗外的夕阳正慢慢沉落，光线穿过窗棂，映在那些散落的眼镜片上，折射出细碎刺目的光斑，仿佛无数无声的追问。

那些歪斜的字迹，那些镜片后疲惫的目光，最终都将被分数仔细衡量。然而，是否有人停下来细细思量过——当孩子们以僵硬的姿势握住笔，当他们的世界在镜片后日渐模糊，我们遗失的，或许远不止纸上的端正与清晰？

年年岁岁中考相似，但考场里那些执笔的姿势与鼻梁上的重量，却默默折射着更深层教育的忧患。孩子们正以这样的姿态，书写着他们自己的未来——而未来，不应只由潦草的字迹与模糊的视线来定义。

我们追逐着分数与速度，却忘了指尖端正的姿势里藏着灵魂的端正，眼睛澄澈的焦点里映着世界的清明。教育之本，在于为孩子们筑起身心平衡的根基，而非让他们在数字洪流中，失去握笔的从容与远望的清晰。

那些试卷终将被批阅，但真正需要批阅的，是我们是否仍记得最初“育人”的笔该怎样握，目光该投向何方。